

身边的感动

母亲的产房外

徐祯霞

傍晚时分，院子里来了一群人，他们个个穿着军装，扛着枪，背着行军包，步伐整齐地一个紧跟着一个，相继走进了院落着。一会儿，院子里就涌进了几百人。

一个军官模样的人站了出来，对众人说：“大家都放下背包，今晚就暂时借住在这个院落里休息，明天再继续行军！”军官四下打量着，见周围静悄悄的，便向着母亲的产房走来。其实，脚步声响起的时候，父亲和母亲就已经听到了。见到那么多扛着枪的人，他们吓得浑身瑟瑟发抖，再也不敢出来了。

想必院里的人家都听到了来了这么多人，见这阵势，也都不敢出来，关门闭户，躲进了家里。只是母亲的产房在院子的最前面，那个军官径直掀开了门帘，敲门走进了母亲的产房。

这是母亲的第二胎，生第一胎的时候，因为干活太劳累，孩子流产了，是一个男孩。这是母亲怀的第二个孩子，也就是我的大哥。父亲和母亲百般小心，生怕再有什么闪失，就包括我的爷爷奶奶，都在小心地呵护着母亲，重活累活，都不敢让母亲再做，只是好好养胎，把孩子平安顺利地生下来。

可在那时，不干活也不行啊。社会动荡，朝不保夕，地里长的一点粮食，自己能不能吃到还说不定，家里更不会有存粮。有一点粮食，不是纳了军粮，就是被土匪抢了，年年种，年年饿肚子。

明知种下的粮食在家里存不住，还得不停地种，母亲的累是免不了的。又要种地自求活命，又要保住肚子里的孩子，幸得一家人爱护，母亲平安顺利地生产了，这让一家人都很庆幸。毕竟，这是父亲的第一个孩子。

那个军官是不知道母亲在坐月子的。女人坐月子，男人是不进产房的，这是民间的忌讳。当兵的人，走南闯北，不在乎这个。他撩开门帘推门而入的时候，父亲正坐在母亲的床前，本能地想护着母亲。

军官对父亲说：“老乡，不要怕，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，也不会拿你们的一针一线。你们放宽心，我们只在这里暂时歇歇脚，明天一早就走了，你们不用害怕的！”

父亲见那军官如此说，便从母亲的床边站了起来，怯怯地应着：“好，好，你们要用什么东西，家里有的随便拿！”那军官说：“不用，我们自己带的有干粮。我们吃点干粮，喝点山泉水就行。”父亲带着不相信的眼光，抬起头看了看军官，见他浓眉大眼，双目炯炯，一脸正气的样子。这让父亲诧异了，这么些年，村庄不是来兵，便是来匪，见了见鸡遛狗，见猪杀猪，牛羊更是随便地牵，进到家里翻箱倒柜，值钱的东西洗劫一空，村子里的人就是这么穷下来的。

那个军官转身的时候，父亲跟着出来了，看着院子里那些席地而坐的兵，便说：“外面冷吧，寒冬腊月的，要么，到屋子里挤挤？”那军官说：“不了，我们就在这里凑合一夜，军人常年出门在外，已经习惯了，没有给你们带来惊扰和惊吓就好！”

父亲说：“你们跟别的军队真不一样，说真的，你们才来的时候，我们害怕极了，不知会遇上怎样的大难临头。没想到，你们丝毫未打扰，太意外了。没想到，天下还有这么好的兵，这么好的军队！”

那军官说：“我们的军队就是保护老百姓的，为老百姓打天下的。我们革命打仗的目的，就是为了让全天下的老百姓都能过上好日子，保护老百姓是我们的职责和义务。”

说罢，父亲又指了指指院子里前面地头上的麦草堆，说：“你们可以将那些麦草垫在地上，能保暖！”那军官说：“行，明天早晨我们仍旧给你们堆起来！”于是，那些军人给各自的行军被下放了一些麦草。

人多，麦草不够，有的放到了，有的没有放到，父亲又让他们拿了一些玉米秆。见这些军人真的不侵害老百姓，一些胆大的人也出来了，将他们的麦草和玉米秆也都贡献出来，甚至有玉米壳子的，也都一一拿出来了。

那天晚上，这些军人在自己的行军被上睡了一夜。冬天的夜，确实很冷，母亲的产房里烧着木炭火，也觉得房间里冷得瘆人，可窗外，天当被子当床，会怎样的冷？母亲心里忍着，隔着窗户的缝，时不时看向窗外。

起先，军人们还坐在行军被上说话，后来，就蜷缩着睡去，时不时地还传来一阵阵鼾声。母亲想，他们一定是走累了。夜慢慢地深了，这一夜，母亲睡不着，父亲也睡不着，他们都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只有我不谙世事的大哥睡得浑然不知。一直到后半夜，母亲才睡着了，这一睡，一觉到天明。

第二日，待父亲和母亲醒来的时候，那些军人都走了，走得光光的，一个不剩，而那些麦草、玉米秆、苞谷壳，却被清理得干干净净。这一天，母亲的产房外来了几百人，又仿佛一个也没有来过，一切似乎都是他们没来时的模样，一切又似乎不是他们没来时的模样。

周围的样子没有一丝改变，而父亲和母亲的心里却翻腾着，都是穿军装挎枪的人，他们和以前的那些人就那么不一样？父亲毕竟是读过一些书的人，他对母亲说：“要变天了，估计要变天了！”母亲说：“那是变好，还是变坏呢？”父亲说：“当然是变好呀！就冲这些军人的言行，我感觉我们的好日子很快就要来了！”

母亲闻言此言，露出了从未有过的喜悦，低下头来，对怀里的大哥说：“孩子，你幸运啊，苦日子快要过去了，好日子就快来了，你快快地长大哟！”

果然，没多久，国家就解放了。此后，村庄里再也没有来过这么多拿枪的军人，而那一晚的风平浪静与相安无事，却常常浮上母亲的心头，令母亲感慨万千，时时忆新。

车白是海里来的，苦瓜是地里长的，一碗汤里汇着山海气。汤清味淡，入口微苦回甘，像小时候赤脚跑过巷子回家喝的一口清汤，看着寡淡，实则余味无穷。凤凰山的风穿过水田，吹到饭桌边，一口汤下去，暑气散了大半。

夜色四合，老街的石板开始泛凉。若是傍晚时分路过桥头，会闻到一阵金不换炒山坑螺的香。摊主娴熟地爆蒜、翻锅、加料，壳壳作响。客人坐着小板凳，嚼着螺肉，吮指回味，辣香中透出野气。山坑螺生于溪水之间，个小味浓，是凤凰人“从小吃到大”的玩意儿，一口接一口，停也停不住。

吃罢螺，再泡壶茶。凤凰单丛，不骄不艳，自有一派山林风骨。香气清雅，有花香，有果香，也有那一丝若有若无的木香，像凤凰山的晨雾，从茶盏里悠悠地浮出来。茶汤金黄澄亮，一盏接一盏，在喉咙暖进心里。有人说：“潮州人待客，不请吃饭，先请喝茶。”茶，是礼数，也是情意。

我常常想，凤凰人做菜泡茶都不急。也许是山里人知道，很多味道，是急不来的。要熬，要炖，要慢慢吮，慢慢泡，慢慢活。日子在锅里煮，在壶里泡，在嘴里回味，也在心里沉香。凤凰的味道，是屋檐下煮出来的家常温柔，是人间烟火中最不舍的一口暖。

①浮豆腐 ②炒鸡肠粉 ③苦刺心肉丸子汤 ④红焖山猪肉 ⑤糟鸡爪 ⑥车白苦瓜砂锅汤 ⑦金不换炒山坑螺

王可欣 摄影

凤凰深处有滋味

陈小丹

的是蘸料，或是韭菜盐水，或是蒜泥白醋，将浮豆腐夹起，裹上几片新鲜的薄荷叶，清香扑鼻，满口生风。每至初春微暖，凤凰人就爱炸上一锅豆腐，一家老小围炉而坐，吃得人笑眯了眼，心里热了三分。

再走几步，转入镇西街，巷口炒鸡肠粉的小摊坐满了人。鸡肠粉不过是因其形得名，实则米浆蒸成的粉条。锅热油香，放入粉条，再加入肉末、鱿鱼丝、韭黄或是包菜丝，火候一到，香气满了小巷。粉条滑弹，配料鲜香，嚼着嚼着，竟生出几分感动来。

凤凰的米粉也好，鸡肠粉也罢，都是街头巷尾的家常食。摊主用的是铁锅旧铲，一手翻炒，一手招呼客人，动作从容，语气亲切，无论你是回乡的游子，还是初来的游客，都被叫一声“来来来，猛猛坐。”

潮人好汤，汤是家风，也是人情的调剂。苦刺心肉丸子汤就如此。苦刺心，青中带刺，带一

点南方的脾气，苦得倔强。肉细细剁成茸，搓得圆润，一入锅，就慢慢浮起，泛着细嫩的白光。汤水清滑，苦中带甘，喝起来竟有几分温柔，像凤凰山，看着清冷，其实藏着热气。家中长者常说：“吃点苦刺心，清清肠胃，也清清心气。”

那一道红焖山猪肉，是冬天的安慰。山猪肉肥瘦有致，红烧入味，酱香浓郁。锅一揭，香气四溢，夹一块入口，皮糯肉烂，嘴角油光泛亮，心里却熨帖得很。腊月里，凤凰一些村落仍有杀年猪的习俗，架灶焖肉，香味顺着巷子一路飘，像在招呼整个村庄来坐席。

若是小酌，怎少了糟鸡爪。鸡爪冰镇后浸在糟汁里，酸香微甜，一口咬下，筋脆肉滑，酒香暗涌，是凤凰人的清雅小趣。镇上的老茶馆，有时不止沏茶，也摆上一盘糟鸡爪。几个老先生边说古文典故，边轻啜鸡爪，桌上茶汤温着，笑声断续，颇有闲情。

盛夏里，最宜来上一锅车白苦瓜砂锅汤。

心灵广场

父亲的手机壳

李亚鹏

那一刻我意识到，父亲跟不上时代了。

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，每当父亲打来电话，我总推说在忙工作、忙社交、忙学习，接着便在叮咛声中挂断电话。我从来没有认真想过，已经长大成人的我，是否给过父亲可以依赖的信号，是否耐心教会父亲这个新时代的新事物。我这个忙于追赶时代的年轻人，有没有停下来看一眼身后，已经被时代远远抛下的父亲。

睡前，我将父亲的手机壳拍照发到了朋友圈，配文说：父亲跑了几家手机店买不到的手机壳，我在网上轻而易举地买到了。在这个飞速发

亲情

AI终究不是爱

陈玮佳

“宝贝，妈妈在这儿呢。”AI软件的声音，瞬间点亮女儿黯淡的眼眸。她“腾”地一下坐直了，双手紧紧抱住手机，原本挂满泪花的脸，瞬间绽放出灿烂的笑容，眼中的光芒夺目得让人心酸。“妈妈，你去哪儿啦，我好想你！”

女儿小嘴吧啦吧啦说个不停，分享着她小小世界里的一切：幼儿园里那个总是抢她小贴纸的调皮男孩，老师教唱的新儿歌怎么也记不全的小烦恼，还有午睡时做的那个有彩色城堡和会飞的

我的暑假

古炮楼和树林老爷爷

邱杰超

我先骑着三轮车，带着表弟表妹穿过了几条窄窄的小巷，眼前突然出现了一座古炮楼。我大声宣布：“目的地到啦！”表弟表妹睁大眼睛，惊讶得嘴巴都合不拢：“这是啥房子呀？”

我们抬头数了数，这炮楼可有三四层楼高呢！全是土坯堆起来的墙，有的墙面掉了些土，可墙体还是又厚又结实。每面墙上都有三个方形的小窗，最顶层还有几个枪眼。

这时候，我想起外公曾跟我说过，他小时候躲进过这炮楼。以前啊，那是兵荒马乱的，到处打仗，土匪也特别猖狂，村子经常被土匪打劫。为了防土匪，全村人齐心协力盖了这炮楼。炮楼主要是用来存粮食和防贼的，一旦土匪来了，全村人就都躲进去自卫。

我们站在炮楼旁边，脑袋里想象着当年人们在这儿和土匪拼命，保卫家园的英勇场面。表弟兴奋得直叫：“我只在电视里见过，没想到外公家这儿也有这样的事儿！炮楼保护了大家，咱们可不能用手去抠它的土！”

接着玩下一轮，这回表弟骑车，我和表妹坐在车厢里闭着眼睛。一路上，我隐隐约约听到车轮和土路摩擦的声音。等我睁开眼，哇，居然到了一片树林里！我忍不住大喊：“太神奇啦，好像一下子就从炮楼‘穿越’到树林啦！”

树林里有个正在捡柴火的老爷爷，热情地跟我们打招呼。知道了我们是哪家的孩子，老爷爷就说起了妈妈姐妹的过去。“以前农村的孩子都捡过柴火，那时候农村都是土灶，一天都离不开柴。煮饭、炒菜、烧水、煮猪食、烤火，都得用柴。除了家里要用，捡树枝、扫树叶还能挑到集

美食天下

走过南北，看过不少风景，嘴巴也尝过不少味道，但潮州的凤凰镇，那一口一口慢火炖出来的味道，却总叫人心里热腾腾的，像早春山头刚冒出来的一团雾气。

凤凰镇，地处潮州凤凰山麓，是岭东有名的古镇之一。镇不大，却有山有水，有茶有书，有市井气，也有文人风。据地方志载，凤凰镇旧名凤山，历史可追溯到明清时期，源于山形如飞鸟而得名。

这里自古便是潮汕地区茶叶的重要产地，凤凰单丛茶就从这山间一脉脉地流向广府、闽南，甚至远销海外。街道依山势起伏，青砖铺地，屋檐滴水，老人坐在骑楼上喝茶聊天，孩子在巷子里踢毽子，阳光从瓦缝洒下来，像是在时间在屋瓦间打了个盹，轻轻落在旧日光阴里。

凤凰的东西，不张扬，不浓烈，却耐咀嚼，像朋友间的谈话，淡淡的，但又让人记很久。

譬如那一碗豆腐鱼头汤。鱼头要大，豆腐要嫩，汤要白。锅里小火咕嘟咕嘟一阵煮，将鱼的鲜与豆腐的清炖成一体。一勺入口，先是温软，继而鲜香满舌，如巷口老人摇着蒲扇讲的家里头闲话，细水长流。街头巷尾的小馆子里，这汤俨然饭桌上的第一味，一锅汤，一碟咸菜，便是一天的好胃口。

浮豆腐则是巷口最香的一道烟火气。豆腐是凤凰镇自产的，切得规规矩矩，下油锅时得小心，油热得刚好，豆腐下去“吱啦”一声，就香气四溢。炸好了，外酥里嫩，咬开还有热气。最妙



旅行家

峨眉云中的月亮

王诵诗

他们去看演出了，我向来喜欢安静。住在峨眉山半山腰的宾馆，在这样的夜晚，幽深的山沟里，我要出去看一看峨眉山的夜景。

步出宾馆大门，信步山间曲曲折折的小路，两边是高高的大山，连绵不断，覆盖大山的树木皆有碗口粗细，密密匝匝。虽不是原始森林，也有些年月了。没有一丝风，树木一声不响，偶尔从树林深处传来几声鸟鸣，心里有点发怵。不敢走远，回程，在宾馆附近转悠，好好欣赏峨眉山的夜色。

这里叫峨眉山两河口，坐落在两条山溪之间，环境确是幽美，只是那两条山溪，在乱石中潺潺流下来，浅浅的，清澈见底，既无游鱼，也无一点尘滓，能留住什么？也难怪，现在是枯水季节。

不经意间山头上望，隐隐约约山头上，浓云流淌着。之所以能看得见，是因为有月光。一想，今天是农历四月十六，真是巧了。我在寻找月亮，层层云彩遮挡着，看不见月亮的影子，我只能等。

好不容易，云彩的隙隙间露出一点点脸，犹抱琵琶半遮面，可惜转瞬即逝，就这样和我捉迷藏，但我还是喜欢的。峨眉山的月亮，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李白的《峨眉山月歌》：“峨眉山半轮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。夜发清溪向三峡，思君不见下渝州。”

陶醉于诗的美好意境之中，而此时不是秋天，是夏初。月也不是半轮，本应是圆圆的玉盘，此刻偏偏躲在云中，只吝啬地透出一些光。面前是两条小溪流，期待能映出月亮的容颜，可是溪流太浅了，两边又有森林遮挡，月亮也不给面子，离得太远且不说，藏在云彩里就是不肯出来，叫溪水在那儿白等。

我们是重庆来的，恰逢满月的晚上，这样的美好，想好好亲近一下峨眉山的月亮，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李白的《峨眉山月歌》：“峨眉山半轮秋，影入平羌江水流。夜发清溪向三峡，思君不见下渝州。”

也好。在峨眉山上望，溪水老林之中，上面是行走在云彩中的月亮，周围弥漫月光。我此时早已转向了，不辨东西南北，就是明月当空，怕也难以体味李白诗中的绵绵情思和神韵之美，终究要留下遗憾的。可话又说回来，不是峨眉山，不是大诗人李白留下千古佳句，别处就是满月，又有什么情志呢。

月圆则亏，月满则虚，大诗人李白歌咏峨眉山月，一千多年来，多少个轮回，月儿还是对峨眉山情有义，阴晴圆缺，亘古不变。此时，藏在云彩里的月儿，爱上了峨眉山的恬静，爱上了峨眉山的秀美，欲说还休，欲说还休。山风不知何时悄悄地来到了身边，轻轻地叹了口气：哎！

回去吧，睡个好觉，明天，还要去攀登峨眉山的金顶呢。

